

帝国主义最怕的是亚洲、非洲、拉丁美洲人民觉悟，怕世界各国人民的觉悟。我们要团结起来把美帝国主义从亚洲、非洲、拉丁美洲赶回它的老家去。

外电外报评述我支持印度支那和拉美人民斗争的报道及阿联友好团访华

中国坚决支持亚非拉人民反对美帝的正义斗争

【本刊讯】日本《朝日新闻》二十三日登载了它的特派记者秋冈二十二日从北京发回的电讯，标题是《中国可能加强支援，〈人民日报〉谴责美国的政策》，全文如下：

《人民日报》二十二日发表了题为《坚决制止美帝扩大侵略印度支那的罪行》的评论员文章。它谴责美国尼克松总统根本不是要结束印度支那的战争，而是处心积虑地拖延和扩大战争。这是对柬埔寨民族统一阵线主席西哈努克二十日呼吁世界各国进行军事和道义的援助的声明所作出的响应，意味着中国将加强支援柬埔寨的活动。

《人民日报》在十九日也曾经发表题为《柬埔寨人民乘胜前进》的评论，回答西哈努克主席十八日的呼吁。十九日北越外交部发表声明谴责美帝国主义强化侵略印度支那战争，抗议美军出兵印度支那的运动正显露出扩大的迹象。

中国和印度支那三国人民扩大抗议运动，意味着这些国家的团结确实已经进一步巩固，将导致印度支那战争的一体化和中国支援的加强。因此，只要美国不尽早停止作战，那么，（1）包括越南在内，印度支那战争距离和平的机会将更远；（2）把越南，老挝，柬埔寨分割开，进行个别解决的可能性将减少；（3）中美会谈也将更加难于恢复。

【德新社北京二十九日电】到中国进行两天访问

的以开罗议长舒凯尔为首的埃及友好团在北京受到了非常热情的接待。

代表团同中国总理周恩来和其他领导人进行了会谈。

周恩来还在人民大会堂设国宴招待埃及客人，各国外交使节参加了宴会。

埃及人士说，代表团的目的是把中东最近的事态，特别是有关苏伊士运河的事态告知开罗的朋友，代表团随后将去越南，朝鲜和蒙古。

选择现在这个期间访问，是由于苏伊士运河停火到二月五日就要期满，可能出现一种新局势。

这里普遍认为这是不成问题的：联合国特使雅林的调解代表团注定要从一开始就遭到失败。

中华人民共和国一贯支持埃及的事业，并且认为美国人在中东怂恿以色列人。

埃及代表团今晨离开北京继续进行它的旅行。

【法新社香港二十九日电】（记者：戴维斯）新华社昨天发表一长篇报道，赞扬巴拿马，秘鲁，智利，玻利维亚，厄瓜多尔和委内瑞拉采取的反美行动。

这则消息反映出中国人对拉丁美洲事务日益感到兴趣。

官方的新华社说，拉丁美洲维护独立和主权的斗争出现了“新的高涨”。

这则消息说，通过联合行动所取得的胜利加强了拉丁美洲国家反对美国的“大国霸权主义”的斗争的信心。

这家通讯社赞扬厄瓜多尔捕获在拉丁美洲九国确定的二百哩领海之内活动的十四艘美国渔船的行动。

这则消息说，在铜，石油，咖啡问题上，拉丁美洲的原料出口国也纷纷同亚非国家联合起来对抗“美帝的敲诈勒索”。

中国在一月初同智利建立了外交关系，这使北京在拉美有了第一个大使馆。

中国人在加强支持拉丁美洲国家政府的同时，对南美游击队革命运动的报道缓和下来。

观察家们认为这是个清楚的迹象，表明北京希望在它同智利阿连德的马克思主义新政府取得了建交的成就之后，能继续扩大对南美半球其他地方的外交关系。

看来，玻利维亚，厄瓜多尔和秘鲁是北京设法在拉丁美洲进行外交渗透的优先目标。

这三个国家在去年十一月在联合国接纳北京的问题上弃权。拉丁美洲唯一投北京票的两个国家是智利和古巴，这两个国家现在同中国都有外交关系。

在新华社最近这则消息中以赞扬口气提到了巴拿马和委内瑞拉，它们是投票反对接纳北京的十一个拉丁美洲国家中的两个国家。

共同社报道

藤山爱一郎定二月访华

由冈崎任团长的日中备忘录贸易代表团也将来我国谈判

【共同社东京二十九日电】二十九日上午，中国的备忘录贸易办事处通过东京的备忘录贸易办事处，给自由民主党的藤山爱一郎送来一封电报说，中国邀请藤山等五人于二月中旬或下旬前往访问。据电报说，今年备忘录贸易的谈判将在和藤山一行访问中国几乎相同的时候举行。

藤山将在二月一日同备忘录贸易事务所商讨同去访问中国的人员，尽早决定日程，然后答复中国。

藤山希望，同周总理等人会谈的时候，以恢复日中邦交的长远的方法等为中心，就各种问题坦率地交换意见。作为超党派地成立的促进恢复日中邦交议员联盟的会长，藤山打算向中国方面转告以下考虑：该联盟内部提出的邀请中国领导人访问日本的希望；经济同友会，公明党等希望访问中国的意见。还想对备忘录贸易的谈判从侧面进行援助。

藤山的同行者有五人：自由民主党议员田川

诚一，永田亮一，前官房长官黑金泰美，国民经济研究会副会长今野良助，秘书山本保。

【共同社东京二十九日电】日中备忘录贸易事务所的代表冈崎嘉平太，顾问古井喜实，田川诚一，理事松木俊一，渡边弥荣司（亚洲经济研究所监事）等有关领导人，二十九日下午在事务所开会，商讨了对待预定于二月中旬在北京举行的延续备忘录贸易协定谈判的基本方针。这是因为，当天早晨接到了中国方面发来的正式请柬；请柬说“希望在二月十日到二十日期间举行谈判”。

当天的会议只是确定了谈判团的团长由冈崎代表担任，还商定谈判团的访华日程要在尽快同自由民主党的藤山爱一郎调整意见之后再正式决定。

但是，冈崎代表等人的强烈地希望尽快地开始谈判，所以定了十日，甚至迟至十三日出发的目标。这样，估计谈判团将会和藤山访华团同时访问中国。

关于谈判的日程，备忘录贸易有关领导人希望在三月上旬就使政治会谈基本结束。

冈崎代表二十九日在事务所接见记者，就谈判的前景发表谈话如下：

（日本）国民中间要求日中友好的气氛在高涨，并且国际形势也正朝着同中国恢复邦交的方向

爱知声称日希望有机会同我接触

【美联社东京二十日电】（记者：约翰·罗德里克）爱知外相星期三（二十日）说，日本希望“有机会同北京政府会谈，以便使中日关系走上正常的轨道”。他说，“把日中关系置于稳固的基础之上，这显然是日中双方的责任。”但是，他还没有就改善关系的问题同北京进行任何直接或间接的接触。

爱知在对日本的外国记者俱乐部讲话时说，日本还正在对共产党中国在联合国中的代表权问题进行“十分仔细的研究”。

发展。从中国方面来说，文化大革命后的经济建设已经开始走上轨道，国内政治形势也已经开始稳定。而另一方面，日本政府对于改善对华关系采取着向后看的态度。我不知道其中哪一点会在谈判中作为有利因素或者不利因素而强烈地反映出来。不过，现状肯定是严峻的。

至于贸易，正在研究提出进口由于文化大革命而中断了的原料煤和玉米的建议。对于悬而未决的决算问题，也打算和政府商量一下，得出一个大体上的结论。

他说：“中国问题的主要困难之处在于：有两个政府，每个政府都坚持说自己是唯一有权代表中国的，如果一个国家承认它们当中的一个，它就不能同另一个保持关系。”

他接着说：“另一方面，每个人都必定清楚的一个事实是，北京政府对大陆中国实行着有效的控制。我希望有关双方将通过和平会谈来解决这个问题，而不要诉诸武力。”

这位外相在答问时有好几次使用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个名词，而不是用“北京政府”一词。

共同社说 日政府想通过即将访华的藤山

向中国试探自民党首脑访华问题

【共同社东京二十四日电】题：政府注意藤山访华的行程，还要试探自由民主党领导人访华问题

佐藤首相在国会平时会议上发表的施政演说中已经表明，政府认为当前的对华政策是一个焦点，因此打算设法实现政府间的接触。为此，首相的亲信正在研究措施，并且加紧向有关方面进行工作。这些措施是：（1）将试探包括党的三名领导人在内的执政党首脑访华的可能性；（2）倘若以民间名义邀请中国要人访日为基础，并得以实现，就提出政府首脑会谈的问题；等等。

首相的亲信由于对要求打开日中关系的一般舆论和执政党内的潮流表示关切，所以最近越来越急于要设法实现政府间的接触。

然而另一方面，政府首脑对于已经成为日中接近的关键台湾问题毫无改变现状的想法，再加上中国方面对于政府一再发出的呼吁一直保持沉默，所以看起来实现政府间接触的前景是暗淡的。

藤山爱一郎等恢复日中邦交议员联盟以及宇都宫德马和自由民主党外交调查会会长小坂等政界的各种集团，都在进行着邀请中国要人访日的活动。他们指出了应邀的对象是郭沫若和刘希文等人。不言而喻，政府是积极欢迎这种动向的，而且对于他们的入境不附加条件。首相亲信打算借此机会要求同爱知外相和宫泽通产相等阁员会谈，以日中问题为中心进行磋商。

此外，无论首相亲信或者政府首脑都认为自由民主党领导人访华对增进日中关系是有益的。他们似乎打算通过藤山访华来试探中国方面的反应，在这以后将研究包括党的三位领导人在内的党首脑访华的问题。

“国际志愿服务队”是否真能帮助万象政权是有问题的。有人觉得它的活动，更使人觉得万象政权无能腐败，连农村援助工作都要美国人来执行。但是，“国际志愿服务队”不折不扣地是美国在老挝的外交政策的工具，是无可讳言的。

（待续）

(待续)

索馬里宣布繼續承認奧博特是烏干達總統

西亞德說烏政變是帝國主義進攻新目標的開端

【路透社達累斯薩拉姆二十九日電】索馬里今天和坦桑尼亞一起拒絕承認坎帕拉的新的軍政權，並說它仍然認為米爾頓·奧博特是烏干達總統。

索馬里駐這里的大使法拉赫在一次記者招待會上說，只有奧博特和他的政府代表烏干達人民。

他說，它們堅持社會主義和非洲團結。

法拉赫說，索馬里不主張其他非洲國家對烏干達進行軍事干涉。

有記者要他把導致他的政府上台的軍事行動和在烏干達的行動做一比較，法拉赫說，在索馬里的行動是對一個反動的腐敗的文人政權採取的受人民歡迎的軍事行動。他說，烏干達的情況不是這樣。

【法新社摩加迪沙二十九日電】索馬里最高革命委員會主席穆罕默德·西亞德今天在這里說，索馬里相信，烏干達的政變既不符合烏干達的利益也不符合非洲的利益。這位索馬里領導人在內閣會議後說，推翻奧博特總統是侵略內亞的“繼續”，“是為了破壞迅速在大陸發展的革命趨勢。”

他說：“非洲革命力量不應當輕視烏干達的局勢，因為我們認為，這次接管可能是帝國主義在非洲南部地區採取暴行之後進攻新目標的開端。”

西亞德主席呼籲非洲國家採取明確的立場，“不要對帝國主義陰謀策劃的這次不能給予承認的接管採取消極態度，烏干達的革命力量應當起來重新讓他們的合法的總統執政。”

英《泰晤士報》就烏干達政變攻擊奧博特

壓贊比亞改變政策，宣傳卡翁達“也很容易幸免奧博特的下場”

【本刊訊】英《泰晤士報》二十七日登載了一篇文章，標題是《休·漢寧評軍事流行病的蔓延》，摘要如下：

烏干達的情況證實了一種掌權的情況，這種情況對於它的各鄰國，尤其是对贊比亞來說，現在比以前任何時候都更加具有重大意義。

英屬非洲不可避免的事態發展過程看來是：獨立；軍隊的全部非洲化；軍事政變。對於這種過程幾乎可以制定一個時間表。這種情況已在蘇丹、加納、尼日利亞、塞拉勒窩內發生了，現在又在烏干達發生了。在法屬非洲也開始發生這種情況。但是，這種過程由於法國堅持在非洲軍隊中保持白人人員而被蓄意打斷了。

法國之所以能這樣作，是因為它的前殖民地都很小，其總人口还不到尼日利亞人口的一半；英國以前不能將來也不能仿照這種作法；選擇權完全在当地國家手中。現在，所有講英語的非洲國家都已使它們的軍隊完全非洲化了，只有馬拉維、肯尼亞和贊比亞這三國例外。烏干達對所有這三個政權的教訓是很清楚的。問題是它們是否將吸取這個教訓。

肯雅塔總統看來象是要採取同樣的方針，雖然他已經使高級軍官非洲化了，但他卻設法保留了英國軍官。正當卡翁達總統

趕走他的白人軍官的時候，烏干達政變發生了。

這些先例太多了，使人無法感到寬慰，因此很難看出卡翁達怎麼能夠長期幸免于奧博特的下場，也許只有一件事情能夠挽救得了他，這至少將是重復七年前英國在東非進行干涉的那種作法。那次干涉是成功的，這是毫無爭議的。過去任何其他國家都無法象英國當時那樣迅速地直接庇護這些東非國家的首都。在可以預見到的未來也沒有任何其他國家能夠為卡翁達博士這樣做。只有英國仍然擁有可以使用的武器來攻占

一個機場，並在三十六小時內把一個營的軍隊調到首都去。問題在於這種情況能夠重新發生嗎？這個問題將不再是空談的問題了。

過去三個月的情況表明，英國新政府的計劃是要保護我們在亞洲的朋友，而不是在非洲的朋友。無論如何，就是在現在，要想預言希思先生是否會匆匆前去營救卡翁達總統，那是不容易的。

至於奧博特博士，這個問題本來是不可能出現的。他的政權是不再值得保護的了——是蔑視歐洲人

英報評論：《下一次輪到誰》

說烏干達軍隊和政界內部今後仍會有“傾軋”

【本刊訊】英《約克郡郵報》二十六日刊登了一篇評論，題目是《下一次輪到誰》，摘要如下：

烏干達軍方的廣播說，它採取行動是因為奧博特總統使他的政府塞滿了同部族的人。這只是事情的一部分。如果政變的勝利能鞏固下來，那一定會把奧博特的所有罪過（真的和莫須有的）同新政權的真的或假的德行一道加以宣揚，這一點还有什么疑問呢？

奧博特博士最近一直在議論英國政府，……奧博特博士愈來愈成為一個獨裁者。他奪取了總統的

權力，鎮壓了布干達，在宣布緊急狀態的情況下統治國家。為了使他自己當權，他不得不加強軍隊和警察，但是他在這樣做的過程中建立了一支強大得足以推翻他的軍隊。

這在非洲是一種常見的局面。單靠這個或那個領導人站起來對人民說一通在他看來人民喜歡聽的關於南非的話，這種局面是不會改變的。誠然南非之於一些非洲政權和人民就像以色列之於阿拉伯人一樣，是一種可以用來掩蓋他們的基本分歧的裂痕的有用的東西。但是看來奧博特博士在新加坡的做

阿明宣布釋放一批政治犯

并解除奧博特政府大批部長的職務

穆特薩國王的一位姐妹也被釋放了。

今天釋放的五名前部長是盧穆，格雷斯·伊賓吉拉，約翰·恩戈比，基里亞和民主黨總書記基瓦努卡。

觀察家們說，基瓦努卡和伊賓吉拉今後在烏干達事務中會占顯著地位。

基瓦努卡在烏干達一九六二年獨立選舉前以及這次選舉中起過重要作用。

伊賓吉拉是烏干達人民大會黨內奧博特的一位主要反對者，他在一九六五年指責奧博特有獨裁傾向。

【法新社坎帕拉二十八日電】這里的可靠人士說，烏干達國家元首阿明少將今天不准前奧博特政權的部長參加就組織新政府而進行的進一步的協商。

這些部長是在參加陸軍首腦阿明和被奧博特總統監禁的王國的五名部長

的，是和恩克魯瑪的政權一樣壓迫性的，在種族上是分裂的，而且顯然非常不得人心，以致任何英國政府都不能支持它，更不要說想要同它交往了。卡翁達總統的政權則完全不同。像戈翁將軍或肯雅塔總統的政權一樣，它顯然要比很可能取代它的任何局面都強得多——在贊比亞，取代卡翁達政權的幾乎肯定將是一場大混亂。

因此，這種軍事流行病蔓延到東非去的情況，引人注目地使英國同世界那部分地區，特別是同贊比亞的關係變得過時了。在卡翁達博士這一邊，他應當重新仔細研究一下他的把軍隊非洲化的新政策；與此同時希思先生最好恢復他的應急計劃，以防這種流行病蔓延開來。

之間舉行的初步討論後被排除的。

這五名部長是阿明少將今天釋放的四百名政治犯中的一部分，他們幾乎是直接從監獄前往總統府參加這次會議的。

不准奧博特的部長參加會議表明這位新國家元首所面臨的困難，因為他主張恢復多黨政治。

阿明在向被釋放的犯人講話時說，奧博特的總勤務部隊——它是一支准軍事部隊——已被解散。

據報道，這支有二千人的部队的許多人在二十五日政變後的戰鬥中已被擊潰。

總勤務部隊是由烏干

達北部的蘭戈部族人指揮的，奧博特屬於這個部族並且被指責偏愛這個部族。

【合眾國際社坎帕拉二十八日電】阿明把奧博特的十八個內閣部長召到他的辦公室，正式解除了除前內政部長巴塔林加亞以外的全部部長的職務。

他對他們說：“你們可以回家，不必擔心你們的安全。現在你們最好做好人。”

【南通社內羅畢二十八日電】來自坎帕拉的消

蒙博托將去坎帕拉活動

【美聯社坎帕拉二十九日電】剛果（金）政府今天表示支持阿明少將的烏干達新軍政權。

剛果大使館發表的一項聲明說，蒙博托總統“不久”將訪問坎帕拉。

這是第一個非洲領導人說要訪問烏干達。

聲明說，“就剛果來

說，烏干達用不着擔心自己的安全。”

大使館說，蒙博托相信聯合國憲章和非洲統一組織憲章，“因此不能干涉姊妹國家的內政。”

大使館否認了下面這個消息：蒙博托打算訪問坦桑尼亞討論採取聯合軍事行動以使奧博特復位。

勃兰特在巴黎同蓬皮杜會談後返波恩

他說雙方沒有制訂一個關於歐洲問題的共同計劃

【德新社波恩和巴黎二十六日電】西德總理勃兰特在巴黎與法國總統蓬皮杜進行兩天“最高級”協商之後，於今晚回到波恩。

【法新社巴黎二十六日電】勃兰特在離開愛麗舍宮時說：“我們沒有制訂一個關於歐洲問題的共同計劃，因為我們應該同我們歐洲經濟委員會伙伴們達成協議。我們討論了關於雙邊問題和歐洲問題的長遠問題。關於歐洲問題，我們協調了我們的觀念。”在聯合舉行的記者招待會上，法國發言人阿蒙說：

“在法德最高級會談中，法國和德國就將向共同體伙伴們提出的關於歐洲經濟和貨幣聯盟問題的‘共同建議’達成了協議。”關於“共同建議”，兩位發言人拒絕作具體的說明，因為他們使人們注意到，這應由六國共同體發表意見。阿蒙還說，蓬皮杜就同英國的談判問題說，“我希望人們在秋季之前能夠解決主要的困難，我並不認為這一點不能作到”。聯邦總理提出一項建議，這個建議旨在給予英國一個五年“過渡期”，接着可能給予一個三年“調整期”。

關於對東方的政策問題，蓬皮杜強調指出，法國不追求在柏林保持或確認特權。在德國人，特別是柏林人看來，四國的责任仍然是必要的保障。無論如何，在兩個德國之間作出安排之前，四國應該達成一項協議。

勃兰特建議就柏林問題舉行為期一周的四方談判。他並且保證，於今天在東柏林恢復的巴爾和科爾會談在任何情況下都不談及柏林通道問題。這個問題在四國達成一項協議後再談。

【法新社巴黎二十六日電】剛剛結束的法德首腦會晤的主要功績，將是使關於歐洲經濟和貨幣聯盟的討論擺脫僵局。

在蓬皮杜總統和勃兰特總理的兩天討論和三次秘密會談之後，雙方人士今晚似乎一致認為，雙方的觀點並不是一致的，但是“存在着提出協議方案的可能性”。

【德新处波恩二十八日电】联邦总理勃兰特二十八日向联邦议院作国情报告。在议员提出关于对外政策的大量质询之后，这位政府首脑紧接着开始谈政治局势，对西方关系，对东方关系以及德国内部关系的情况。然后他谈国情报告，分析了德国统一社会党领导关于德意志民族继续存在的论点。接着他解释了与柏林有关的问题，分裂的后果，德波关系和德国东方政策与西方的关系。

德新处
波恩道
报

勃兰特在西德议院作国情报告

声称西德的“东方政策”理到西方盟国支持，必须继续走下去；同东德谈判的基础是“不附带任何先决条件”；叫嚷要把西柏林变成西德的“一块土地”，并说同西方三国的“合作已达到空前紧密的程度”

在我们对主要问题的答复中，我们谈到了由于联邦共和国的情况而造成的和外界对我国有影响的政治活动和条件。当然，不考虑目前全世界特别是欧洲局势的发展，我们是不能对德国的局势作出判断的。因此，追述一九七〇年各种事件，再一次强调我们的指导原则，以及陈述我们盟国的立场，那是适当的。

我们在回答主要问题时曾经指出，我们对东方政策得到了我们盟国的一致支持，我们感到尤其受到鼓舞的是我们认为必须继续沿着这条道路走下去，因为我们的方针已经得到了盟国领导人的同意。

正如你们所知，本周初我到了巴黎，在那里我又能感到满意的是，我们的努力得到了很大的友好的谅解。最近在法国的会谈特别清楚地表明了我们的西方政策和我们的东方政策是怎样互为条件，是怎样互相关联。

人们认识到，在我们为取得谅解的努力中我们并不排斥任何人，这也适用于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有鉴于此，唯一合乎逻辑的是，通过一九七〇年八月十二日的莫斯科条约，我们就能够与苏联取得一致意见：我们打算与华沙条约成员国签订的一切协定，在政治上说，将形成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

除非所有这些因素仍然存在，否则谁也谈不上实际上的和解。

再者，我想指出：这些条约——根据目前情况，这是指与苏联和波兰的条约——与我们作为欧洲共同体的一个成员国和作为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中的一个盟国的地位是不相冲突的。

关于我们与波兰的关系，当我们尽自己的一份力量，保证德国的名字不再能够被用作不正义和恐怖的象征，而是作为希望各民族之间和解和共同过和平生活的标志的时候，在这种最广泛的意义上说，我们同样地记得德国的利益。

这个希望没有落空，这一点很可能实现，因为许多德国人在今后几个月内将来到联邦共和国。

至于我们与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关系：在这里我们的努力也首先必须遵循联合国关于国家关系的原则，这就是在人权，权利平等，和平睦邻和不歧视的基础上和平地建立关系。

去年埃尔富特和卡塞尔会谈是朝着在德国土地上存在的两种政治制度之间达成临时安排采取的重要的步骤，虽然这仅仅是对话的开始。

这里的一个基础是不附带任何先决条件，在这个基础上我们能够在一九七一年努力。两国国务秘书之间在这种安排基础上进行的初步会谈进展很小，这不是我们的责任。这些会谈中的第四次会谈于二十六日举行，还需要花很多时间我们才能谈得上我们所谋求的积极结果。至少我认为，这些会谈正在解决他们起初的非常大的困难，这就是进展。

从我一年前作国情报告以来事态发展的概况表明，建立联邦共和国和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之间的关系必须从它整个的联系中去观察这一点是多么重要。

我们从实际情况出发行事。我们不附加先决条件，也不设置不可逾越的障碍。一个简单的事实是，欧洲局势的缓和不可能撇开中欧地区，例如：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柏林，德意志民主共和国。

为了使大家更好地了解构成德意志的两个国家在一九七〇年的内部情况，联邦政府在向联邦议院和联邦参议院提出的背景材料中试图对双方的情况发展提出一个全面的调查报告。

在研究我们的分裂的民族的情况时，正如在背景材料中清楚反映的那样，我们决不应错误地认为，德国人目前的问题完全是一九四九年出现两个德国的后果。正如我们所认识的，其根源要深得多。如果你们允许的话，我要在这里追溯一下我在一九六九年十月二十八日发表的政策声明中所说的话：

本政府的工作是基于这样的假定的，就是由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和希特勒政权干出的全国背叛行为而给德国人民带来的问题，只有在欧洲的和平秩序中才能找到最终的解决办法。但是，谁也无法说服我们放弃这样的信心，就是德国人同任何其他民族一样有自决的权利。

我在一九七〇年一月十四日提出的国情报告中还说：

在希特勒帝国无条件投降二十五五年后的今天，民族概念是使分裂的德意志联系起来的纽带……一个民族的基础是人民持久的团结一致的意识。谁也不能否认，由于抱有这种意识，现在存在着，而且在我们能够想象的遥远的将来，将会一直存在一个德意志民族。这些话是我在埃尔富特和卡塞尔发表的讲话的基础，也是外交部长和我以及我们的顾问们在莫斯科和华沙发表的讲话的基础。

统一社会党领导人是把资产阶级国家和社会主义国家加以区别的，而且非常突出的是，他们坚持说在联邦共和国内保持着旧的资产阶级德意志民族的残余。使问题更为复杂的是，从一九七〇年初起，他们在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一直在既谈到德意志民族的社会主义国家，也谈到社会主义德意志民族国家，从而在同时既肯定又否定一个德意志民族的继续存在。

这些言论表明，当对方要在同时得到两样东西时，会谈是多么困难。世界上没有哪个国家像联邦共和国那样受到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仔细的和积极的注意的。我不懂：这难道不是德意志民主共和国领导人在另外的情况下就会极力加以谴责的对他们国内政的干涉吗？他们难道不是常常甚至试图唆使我们的公民违抗其国家的法律吗？

目前，使我们的民族状况问题变得突出起来的问题，莫过于柏林问题了。

如果谈到在欧洲中部实现和解的话，在柏林市内及其周围实现和解实质上是不能排除的。联邦政府在这个问题上始终采取明确的立场，而且已在一九七〇年六月七日为了要同苏联谈判而公开表示了这种立场：不言而喻，四国谈判的结果将保证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同柏林之间的密切联系以及通往西柏林的通道不受干扰。如果没有这样的保证，就不可能使关于宣布不使用武力的条约付诸实施。

相当长的时间以来，一直在进行谈判，讨论尽管存在某些互不相容的基本立场，是否能够和如何能够就柏林问题达成满意的解决办法，对联邦政府来说，它将就将要采取的态度同西方三国保持最密切的接触，这始终是理所当然的。我在这里可以说明一点，即在近几个月来，西方四国政府间的合作已达到空前紧密的程度。在关于柏林问题的解决办法必须包含的标准和内容问题上取得了完全的一致意见。

这包括某些要求，在我还担任柏林市长的时候，这些要求曾给我的脑海里留下深刻印象。那时我是希望看到通过联合的政治努力使柏林成为我们的基本法的意义范围内的一块联邦共和国的土地的，局势一直朝着不同的方向发展，而不是朝着可能使西柏林变成一个所谓独立政治实体的方向发展。

德新社
波恩道
报

西德议会对勃兰特国情报告辩论的情况

说西德政府和反对党一致认为，在关于西柏林问题的会谈未取得满意结果的情况下，西德议会不会批准同苏联、波兰签订的条约

【德新社波恩一柏林二十八日电】德国国情报告是左翼自由党政府和反对党基督教民主党今天在波恩议会中激烈辩论的中心问题，同时东德当局进一步放慢了已经历时三天的放慢边界检查工作的作法来显示德国的分裂。

东德最近采取了一系列刁难措施来阻拦从西德开往西柏林的车辆，这些措施今天扩大到通过东德领土向对方开的货车，但是联合政府和反对党严厉谴责了在边界玩弄的诡计。

勃兰特总理在他向议会作的长达一小时的国情报告中警告说，东德干扰车辆的做法正在危及现在举行的关于改善柏林状况和保证西德和西柏林之间

的通道的大国会谈。

勃兰特说：“任何干扰通往柏林的通道的行为都等于是干扰谈判。”

“在柏林问题上要达成任何协议的话，这个协议必须保证通道不受干扰。”

政府和反对党还一致认为，在柏林会谈没有取得令人满意的结果的情况下，议会会批准波恩同莫斯科和华沙分别于八月和十二月签订的和解条约是不能想象的。

反对党议会领袖巴泽尔比政府更进一步，他要求把明确改善两个德国之间的关系作为批准这两项条约的必不可少的先决条件。

勃兰特表明，他认为，要议会批准莫斯科和

联邦政府同对柏林负有义务的国家一致认为，对于这种极其复杂的谈判一定不能施加时间的压力，在这种谈判中毕竟需要把二十多年的发展结果考虑在内。我经过考虑后不想对时间表提出任何预测。但是请允许我再次强调一下目标：柏林问题的解决办法必须考虑到现有的现实情况。那意味着，通过东西方之间为一段时间不加限制的时期达成的协议，西柏林必须在人力可及范围内不受任何扰乱，并为这个城市开辟今后的和平发展的前景。必须使作为冷战对峙的象征的柏林变成位于进行和平合作的欧洲心脏的体现互相尊重的睦邻和友好关系的象征。

联邦政府最强烈地谴责扰乱柏林通道的做法。那是怀着施展压力的意图，为了想要显示实际权力而作的徒劳无益的尝试。扰乱通道就是扰乱谈判。

显然，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政府改用新的借口，就在以就通道的通行无阻问题取得协议为目的的谈判正在进行的时候使局势趋于恶化。我们的答复只能是一个政治性的答复：除非在解决办法中保证通道上自由和无阻通行的权利，否则柏林问题就不可能解决。

我们的政策并不是失去平衡的，它仍然建立在西欧合作的进展，大西洋联盟的进一步发展以及已经得到证明的友好关系的增进的基础之上。我们坚定地站在西方大家庭中。同我们的朋友和盟国建立紧密的和牢不可破的伙伴关系，不仅是我们为建立欧洲的持久和平而共同努力的基础，而且也是一个重要的目的。总之，我想说，我们的出发点是下面的事实和期望：

一，在历史进程中，在联合国宪章中所规定的自决权利也必须适用于德国人。

二，德国仍然是一个现实，尽管它分裂为不同的国家和社会制度。

三，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的政策事实上是致力于维持和平，它也要求通过协议和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建立正常的关系。

在卡塞尔提出的包含在二十点中的一项条约的原则和要点，对于我们仍然是谈判的有效基础。

四，柏林的合法地位绝不能受到损害。在由负有责任的三国所准许的权利和任务的范围之内，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将在确保西柏林的生存能力比以往更有保证方面起自己应起的作用。

五，四国关于改善柏林及其周围形势的谈判如能取得令人满意的结果，联邦政府就能把一九七〇年八月十二日同苏联在莫斯科签订的条约提交立法机构批准。

六，在政治上和时间上说，立法机构同样也需要对一九七〇年十二月七日同波兰在华沙签订的条约作出决定。

我还可以说，联邦政府期望莫斯科条约促进和加速对柏林问题的谈判的想法已经成为事实。当然，我们在四大国面前还没有实际的权利，但是，即使是苏联也已经不再否认我们对于柏林问题取得令人满意的解决办法有切身关系。

联邦政府同对柏林负有义务的国家一致认为，对于这种极其复杂的谈判一定不能施加时间的压力，在这种谈判中毕竟需要把二十多年的发展结果考虑在内。我经过考虑后不想对时间表提出任何预测。但是请允许我再次强调一下目标：柏林问题的解决办法必须考虑到现有的现实情况。那意味着，通过东西方之间为一段时间不加限制的时期达成的协议，西柏林必须在人力可及范围内不受任何扰乱，并为这个城市开辟今后的和平发展的前景。必须使作为冷战对峙的象征的柏林变成位于进行和平合作的欧洲心脏的体现互相尊重的睦邻和友好关系的象征。

联邦政府最强烈地谴责扰乱柏林通道的做法。那是怀着施展压力的意图，为了想要显示实际权力而作的徒劳无益的尝试。扰乱通道就是扰乱谈判。

显然，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政府改用新的借口，就在以就通道的通行无阻问题取得协议为目的的谈判正在进行的时候使局势趋于恶化。我们的答复只能是一个政治性的答复：除非在解决办法中保证通道上自由和无阻通行的权利，否则柏林问题就不可能解决。

我们的政策并不是失去平衡的，它仍然建立在西欧合作的进展，大西洋联盟的进一步发展以及已经得到证明的友好关系的增进的基础之上。我们坚定地站在西方大家庭中。同我们的朋友和盟国建立紧密的和牢不可破的伙伴关系，不仅是我们为建立欧洲的持久和平而共同努力的基础，而且也是一个重要的目的。总之，我想说，我们的出发点是下面的事实和期望：

一，在历史进程中，在联合国宪章中所规定的自决权利也必须适用于德国人。

二，德国仍然是一个现实，尽管它分裂为不同的国家和社会制度。

三，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的政策事实上是致力于维持和平，它也要求通过协议和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建立正常的关系。

在卡塞尔提出的包含在二十点中的一项条约的原则和要点，对于我们仍然是谈判的有效基础。

四，柏林的合法地位绝不能受到损害。在由负有责任的三国所准许的权利和任务的范围之内，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将在确保西柏林的生存能力比以往更有保证方面起自己应起的作用。

五，四国关于改善柏林及其周围形势的谈判如能取得令人满意的结果，联邦政府就能把一九七〇年八月十二日同苏联在莫斯科签订的条约提交立法机构批准。

六，在政治上和时间上说，立法机构同样也需要对一九七〇年十二月七日同波兰在华沙签订的条约作出决定。

同欧洲东方集团和解的“东方政策”这个更广泛的范围内谈到了柏林和德国内部局势，他指责政府对东方让步却没有使紧张局势缓和。

巴泽尔刚在华沙同波兰领导人会谈后回来，他对东方各国政府发动了攻击，而一个波兰议会代表团正在贵宾席上旁听辩论情况。

波兰议会代表是应联邦议院议长冯·哈塞尔的邀请参加会议的。

勃兰特对巴泽尔的攻击反驳说，反对党正在试图把时钟拨回到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基督教民主党执政时的冷战时期。

由于反对党席位中发出愤怒的声音，勃兰特就不得不提高嗓门对反对他的人说：“你们建议的政策，在我们的盟国中没有一个是加以支持的。”

在早些时候，勃兰特重申，他的“东方政策”是同西方联盟紧密结合的。

【德新处波恩二十八日电】联邦总理勃兰特二十八日向联邦议院作国情报告。在议员提出关于对外政策的大量质询之后，这位政府首脑紧接着开始谈政治局势，对西方关系，对东方关系以及德国内部关系的情况。然后他谈国情报告，分析了德国统一社会党领导关于德意志民族继续存在的论点。接着他解释了与柏林有关的问题，分裂的后果，德波关系和德国东方政策与西方的关系。

德新处
波恩道
报

勃兰特在西德议院作国情报告

声称西德的“东方政策”理到西方盟国支持，必须继续走下去；同东德谈判的基础是“不附带任何先决条件”；叫嚷要把西柏林变成西德的“一块土地”，并说同西方三国的“合作已达到空前紧密的程度”

在我们对主要问题的答复中，我们谈到了由于联邦共和国的情况而造成的和外界对我国有影响的政治活动和条件。当然，不考虑目前全世界特别是欧洲局势的发展，我们是不能对德国的局势作出判断的。因此，追述一九七〇年各种事件，再一次强调我们的指导原则，以及陈述我们盟国的立场，那是适当的。

我们在回答主要问题时曾经指出，我们对东方政策得到了我们盟国的一致支持，我们感到尤其受到鼓舞的是我们认为必须继续沿着这条道路走下去，因为我们的方针已经得到了盟国领导人的同意。

正如你们所知，本周初我到了巴黎，在那里我又能感到满意的是，我们的努力得到了很大的友好的谅解。最近在法国的会谈特别清楚地表明了我们的西方政策和我们的东方政策是怎样互为条件，是怎样互相关联。

人们认识到，在我们为取得谅解的努力中我们并不排斥任何人，这也适用于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有鉴于此，唯一合乎逻辑的是，通过一九七〇年八月十二日的莫斯科条约，我们就能够与苏联取得一致意见：我们打算与华沙条约成员国签订的一切协定，在政治上说，将形成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

除非所有这些因素仍然存在，否则谁也谈不上实际上的和解。

再者，我想指出：这些条约——根据目前情况，这是指与苏联和波兰的条约——与我们作为欧洲共同体的一个成员国和作为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中的一个盟国的地位是不相冲突的。

关于我们与波兰的关系，当我们尽自己的一份力量，保证德国的名字不再能够被用作不正义和恐怖的象征，而是作为希望各民族之间和解和共同过和平生活的标志的时候，在这种最广泛的意义上说，我们同样地记得德国的利益。

这个希望没有落空，这一点很可能实现，因为许多德国人在今后几个月内将来到联邦共和国。

至于我们与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关系：在这里我们的努力也首先必须遵循联合国关于国家关系的原则，这就是在人权，权利平等，和平睦邻和不歧视的基础上和平地建立关系。

去年埃尔富特和卡塞尔会谈是朝着在德国土地上存在的两种政治制度之间达成临时安排采取的重要的步骤，虽然这仅仅是对话的开始。

这里的一个基础是不附带任何先决条件，在这个基础上我们能够在一九七一年努力。两国国务秘书之间在这种安排基础上进行的初步会谈进展很小，这不是我们的责任。这些会谈中的第四次会谈于二十六日举行，还需要花很多时间我们才能谈得上我们所谋求的积极结果。至少我认为，这些会谈正在解决他们起初的非常大的困难，这就是进展。

从我一年前作国情报告以来事态发展的概况表明，建立联邦共和国和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之间的关系必须从它整个的联系中去观察这一点是多么重要。

我们从实际情况出发行事。我们不附加先决条件，也不设置不可逾越的障碍。一个简单的事实是，欧洲局势的缓和不可能撇开中欧地区，例如：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柏林，德意志民主共和国。

为了使大家更好地了解构成德意志的两个国家在一九七〇年的内部情况，联邦政府在向联邦议院和联邦参议院提出的背景材料中试图对双方的情况发展提出一个全面的调查报告。

在研究我们的分裂的民族的情况时，正如在背景材料中清楚反映的那样，我们决不应错误地认为，德国人目前的问题完全是一九四九年出现两个德国的后果。正如我们所认识的，其根源要深得多。如果你们允许的话，我要在这里追溯一下我在一九六九年十月二十八日发表的政策声明中所说的话：

本政府的工作是基于这样的假定的，就是由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和希特勒政权干出的全国背叛行为而给德国人民带来的问题，只有在欧洲的和平秩序中才能找到最终的解决办法。但是，谁也无法说服我们放弃这样的信心，就是德国人同任何其他民族一样有自决的权利。

我在一九七〇年一月十四日提出的国情报告中还说：

在希特勒帝国无条件投降二十五五年后的今天，民族概念是使分裂的德意志联系起来的纽带……一个民族的基础是人民持久的团结一致的意识。谁也不能否认，由于抱有这种意识，现在存在着，而且在我们能够想象的遥远的将来，将会一直存在一个德意志民族。这些话是我在埃尔富特和卡塞尔发表的讲话的基础，也是外交部长和我以及我们的顾问们在莫斯科和華沙发表的讲话的基础。

统一社会党领导人是把资产阶级国家和社会主义国家加以区别的，而且非常突出的是，他们坚持说在联邦共和国内保持着旧的资产阶级德意志民族的残余。使问题更为复杂的是，从一九七〇年初起，他们在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一直在既谈到德意志民族的社会主义国家，也谈到社会主义德意志民族国家，从而在同时既肯定又否定一个德意志民族的继续存在。

这些言论表明，当对方要在同时得到两样东西时，会谈是多么困难。世界上没有哪个国家像联邦共和国那样受到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仔细的和积极的注意的。我不懂：这难道不是德意志民主共和国领导人在另外的情况下就会极力加以谴责的对他们国内政的干涉吗？他们难道不是常常甚至试图唆使我们的公民违抗其国家的法律吗？

目前，使我们的民族状况问题变得突出起来的问题，莫过于柏林问题了。

如果谈到在欧洲中部实现和解的话，在柏林市内及其周围实现和解实质上是不能排除的。联邦政府在这个问题上始终采取明确的立场，而且已在一九七〇年六月七日为了要同苏联谈判而公开表示了这种立场：不言而喻，四国谈判的结果将保证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同柏林之间的密切联系以及通往西柏林的通道不受干扰。如果没有这样的保证，就不可能使关于宣布不使用武力的条约付诸实施。

相当长的时间以来，一直在进行谈判，讨论尽管存在某些互不相容的基本立场，是否能够和如何能够就柏林问题达成满意的解决办法，对联邦政府来说，它将就将要采取的态度同西方三国保持最密切的接触，这始终是理所当然的。我在这里可以说明一点，即在近几个月来，西方四国政府间的合作已达到空前紧密的程度。在关于柏林问题的解决办法必须包含的标准和内容问题上取得了完全的一致意见。

这包括某些要求，在我还担任柏林市长的时候，这些要求曾给我的脑海里留下深刻印象。那时我是希望看到通过联合的政治努力使柏林成为我们的基本法的意义范围内的一块联邦共和国的土地的，局势一直朝着不同的方向发展，而不是朝着可能使西柏林变成一个所谓独立政治实体的方向发展。

德新社
波恩道
报

西德议会对勃兰特国情报告辩论的情况

说西德政府和反对党一致认为，在关于西柏林问题的会谈未取得满意结果的情况下，西德议会不会批准同苏联、波兰签订的条约

【德新社波恩一柏林二十八日电】德国国情报告是左翼自由党政府和反对党基督教民主党今天在波恩议会中激烈辩论的中心问题，同时东德当局进一步放慢了已经历时三天的放慢边界检查工作的作法来显示德国的分裂。

东德最近采取了一系列刁难措施来阻拦从西德开往西柏林的车辆，这些措施今天扩大到通过东德领土向对方开的货车，但是联合政府和反对党严厉谴责了在边界玩弄的诡计。

勃兰特总理在他向议会作的长达一小时的国情报告中警告说，东德干扰车辆的做法正在危及现在举行的关于改善柏林状况和保证西德和西柏林之间

的通道的大国会谈。

勃兰特说：“任何干扰通往柏林的通道的行为都等于是干扰谈判。”

“在柏林问题上要达成任何协议的话，这个协议必须保证通道不受干扰。”

政府和反对党还一致认为，在柏林会谈没有取得令人满意的结果的情况下，议会会批准波恩同莫斯科和華沙分别于八月和十二月签订的和解条约是不能想象的。

反对党议会领袖巴泽尔比政府更进一步，他要求把明确改善两个德国之间的关系作为批准这两项条约的必不可少的先决条件。

勃兰特表明，他认为，要议会批准莫斯科和

联邦政府同对柏林负有义务的国家一致认为，对于这种极其复杂的谈判一定不能施加时间的压力，在这种谈判中毕竟需要把二十多年的发展结果考虑在内。我经过考虑后不想对时间表提出任何预测。但是请允许我再次强调一下目标：柏林问题的解决办法必须考虑到现有的现实情况。那意味着，通过东西方之间为一段时间不加限制的时期达成的协议，西柏林必须在人力可及范围内不受任何扰乱，并为这个城市开辟今后的和平发展的前景。必须使作为冷战对峙的象征的柏林变成位于进行和平合作的欧洲心脏的体现互相尊重的睦邻和友好关系的象征。

联邦政府最强烈地谴责扰乱柏林通道的做法。那是怀着施展压力的意图，为了想要显示实际权力而作的徒劳无益的尝试。扰乱通道就是扰乱谈判。

显然，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政府改用新的借口，就在以就通道的通行无阻问题取得协议为目的的谈判正在进行的时候使局势趋于恶化。我们的答复只能是一个政治性的答复：除非在解决办法中保证通道上自由和无阻通行的权利，否则柏林问题就不可能解决。

我们的政策并不是失去平衡的，它仍然建立在西欧合作的进展，大西洋联盟的进一步发展以及已经得到证明的友好关系的增进的基础之上。我们坚定地站在西方大家庭中。同我们的朋友和盟国建立紧密的和牢不可破的伙伴关系，不仅是我们为建立欧洲的持久和平而共同努力的基础，而且也是一个重要的目的。总之，我想说，我们的出发点是下面的事实和期望：

一，在历史进程中，在联合国宪章中所规定的自决权利也必须适用于德国人。

二，德国仍然是一个现实，尽管它分裂为不同的国家和社会制度。

三，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的政策事实上是致力于维持和平，它也要求通过协议和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建立正常的关系。

在卡塞尔提出的包含在二十点中的一项条约的原则和要点，对于我们仍然是谈判的有效基础。

四，柏林的合法地位绝不能受到损害。在由负有责任的三国所准许的权利和任务的范围之内，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将在确保西柏林的生存能力比以往更有保证方面起自己应起的作用。

五，四国关于改善柏林及其周围形势的谈判如能取得令人满意的结果，联邦政府就能把一九七〇年八月十二日同苏联在莫斯科签订的条约提交立法机构批准。

六，在政治上和时间上说，立法机构同样也需要对一九七〇年十二月七日同波兰在华沙签订的条约作出决定。

我还可以说，联邦政府期望莫斯科条约促进和加速对柏林问题的谈判的想法已经成为事实。当然，我们在四大国面前还没有实际的权利，但是，即使是苏联也已经不再否认我们对于柏林问题取得令人满意的解决办法有切身关系。

联邦政府同对柏林负有义务的国家一致认为，对于这种极其复杂的谈判一定不能施加时间的压力，在这种谈判中毕竟需要把二十多年的发展结果考虑在内。我经过考虑后不想对时间表提出任何预测。但是请允许我再次强调一下目标：柏林问题的解决办法必须考虑到现有的现实情况。那意味着，通过东西方之间为一段时间不加限制的时期达成的协议，西柏林必须在人力可及范围内不受任何扰乱，并为这个城市开辟今后的和平发展的前景。必须使作为冷战对峙的象征的柏林变成位于进行和平合作的欧洲心脏的体现互相尊重的睦邻和友好关系的象征。

联邦政府最强烈地谴责扰乱柏林通道的做法。那是怀着施展压力的意图，为了想要显示实际权力而作的徒劳无益的尝试。扰乱通道就是扰乱谈判。

显然，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政府改用新的借口，就在以就通道的通行无阻问题取得协议为目的的谈判正在进行的时候使局势趋于恶化。我们的答复只能是一个政治性的答复：除非在解决办法中保证通道上自由和无阻通行的权利，否则柏林问题就不可能解决。

我们的政策并不是失去平衡的，它仍然建立在西欧合作的进展，大西洋联盟的进一步发展以及已经得到证明的友好关系的增进的基础之上。我们坚定地站在西方大家庭中。同我们的朋友和盟国建立紧密的和牢不可破的伙伴关系，不仅是我们为建立欧洲的持久和平而共同努力的基础，而且也是一个重要的目的。总之，我想说，我们的出发点是下面的事实和期望：

一，在历史进程中，在联合国宪章中所规定的自决权利也必须适用于德国人。

二，德国仍然是一个现实，尽管它分裂为不同的国家和社会制度。

三，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的政策事实上是致力于维持和平，它也要求通过协议和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建立正常的关系。

在卡塞尔提出的包含在二十点中的一项条约的原则和要点，对于我们仍然是谈判的有效基础。

四，柏林的合法地位绝不能受到损害。在由负有责任的三国所准许的权利和任务的范围之内，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将在确保西柏林的生存能力比以往更有保证方面起自己应起的作用。

五，四国关于改善柏林及其周围形势的谈判如能取得令人满意的结果，联邦政府就能把一九七〇年八月十二日同苏联在莫斯科签订的条约提交立法机构批准。

六，在政治上和时间上说，立法机构同样也需要对一九七〇年十二月七日同波兰在华沙签订的条约作出决定。

同欧洲东方集团和解的“东方政策”这个更广泛的范围内谈到了柏林和德国内部局势，他指责政府对东方让步却没有使紧张局势缓和。

巴泽尔刚在华沙同波兰领导人会谈后回来，他对东方各国政府发动了攻击，而一个波兰议会代表团正在贵宾席上旁听辩论情况。

波兰议会代表是应联邦议院议长冯·哈塞尔的邀请参加会议的。

勃兰特对巴泽尔的攻击反驳说，反对党正在试图把时钟拨回到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基督教民主党执政时的冷战时期。

由于反对党席位中发出愤怒的声音，勃兰特就不得不提高嗓门对反对他的人说：“你们建议的政策，在我们的盟国中没有一个是加以支持的。”

在早些时候，勃兰特重申，他的“东方政策”是同西方联盟紧密结合的。